DS
735
A2K86
v.27

[redacted]

延傳

賈逵拜爲郎校祕書肅宗立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後漢書賈逵傳

王暢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尙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

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漢書王龔傳

劉寔授太尉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厠晉書劉寔傳

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仕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晉書胡威傳

任昉爲義興太守在任凊潔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鎭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梁書任昉傳

長孫道生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赫連昌除司空加侍中封上黨王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鎭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彊寇尙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毁宅其恭慎如此魏書長孫道生傳

王思政加特進荆州刺史守潁川太祖授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思政唯受河南諸軍事

思政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桒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 周書王思政傳

王曇首辟琅邪王大司馬屬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 南史王曇首傳

王延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卽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 南史王裕之傳

到溉遷光祿大夫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南史到彥之傳

褚炫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爲質卒無以殯斂南史褚裕之傳

褚玠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南史褚裕之傳

張緒領國子祭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辨殮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南史張裕傳

江湛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

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南史江夷傳

庾華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絶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南史庾杲之傳

范岫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岫每所居官恒以廉絜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南史范岫傳

傳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南史傳昭傳）

阮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南史阮長之傳）

虞愿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南史虞愿傳）

伏暅徙新安太守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

南史伏曼容傳

裴文舉齊公憲出鎮劍南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北史裴文舉傳

羊敦爲衛將軍廣平太守雅性淸儉屬歲飢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北史羊祉傳

陽固遷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

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雖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北史陽尼傳

竇熾除原州刺史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北史竇熾傳

韋敻號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敻至宅訪以政事敻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亾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北史韋孝寬傳

柳虯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虯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

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北史柳虯傳

陸通累遷大司寇雖久處列位常清愼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北史陸通傳

趙軌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北史趙軌傳

柳彧遷書侍御史上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北史柳彧傳

張膺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北史張膺傳

岑文本擢中書舍人授侍郎踰年爲令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

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 新唐書岑文本傳

李義琰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新唐書李義琰傳

馮元淑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

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 新唐書馮元常傳

陸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淸某詐淸惟景倩曰眞淸 新唐書陸元方傳

李懷遠累遷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欵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 新唐書李懷遠傳

盧懷愼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改黃門監兼吏部尚書懷愼淸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

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柸而已新唐書盧懷慎傳

崔沔歷祕書監太子賓客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新唐書崔沔傳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抆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新唐書李勉傳

高郢為尚書右僕射郢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新唐書高郢傳

韋貫之補伊闕渭南尉居貧噉豆麋自給（新唐書韋貫之傳）

陸龜蒙居甫里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守其居云（新唐書陸龜蒙傳）

賈敦頤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新唐書賈敦頤傳）

李愚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五代史李愚傳）

姚顗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

錢兩之數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賵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五代史姚顗傳

沈倫爲戸部侍郎樞密副使領大內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庫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啟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宋史沈倫傳

王祐拜兵部侍郎祐子懿旦旭懿知袁州旦居宰府旭知應天府旭子質知陝州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己好

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且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宋史王祐傳

劉福遷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卒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宋史劉福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薨沆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堂

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宋史李沆傳

王旦位太尉兼侍中領玉淸昭應宮使旦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氊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宋史王旦傳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淸廉聞宋史向敏中傳

王曾拜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曾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别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啟視之皆宅人書簡後裁取者也宋史王曾傳

李大臨爲祕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眞廉士也宋史李大臨傳

黄洽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提舉洞霄宮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

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宋史黄洽傳）

姚希得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廣西官署以錦爲帟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宋史姚希得傳）

熊克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奉祠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貲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宋史熊克傳）

伯德特离補遷崇義軍節度使特离補爲人不積財常曰俸祿

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金史伯德特里補傳

王政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金史王政傳

戒貪惏

鍾離意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
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後漢書鍾離意傳
吳隱之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尋遷左衞將軍祿賜
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
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
之弊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
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
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
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
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

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歸舟之日裝無餘貲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初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晉書吳隱之傳

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貲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

恐宫求歸南史王裕之傳

辛術爲淮南經略使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北史辛雄傳

馮立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一不事家產衣食弗求贏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廝易吾性哉遂劇飲去新唐書敬君宏傳

劉溫叟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銓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宋史劉溫

叟傳

向敏中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宋史向敏中傳

包拯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卒拯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宋史包拯傳

蔣之奇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宋史蔣之奇傳

趙與懽拜少傅卒與懽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奧學徒

以蠹國害民爾故斂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宋史趙與懽傳

韓匡嗣授西南面招討使子德源德讓德源性愚而貪官崇義興國二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賄名德讓貽書諫之終不悛以故論者少之遼史韓知古傳

耶律鐸魯斡爲南府宰相致仕鐸魯斡退居鄉里子普古爲烏古部節度使遣人來迎旣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國安民爲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古後爲盜所殺遼史耶律鐸魯斡傳

劉煥調任丘尉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愼使我獲考金史劉煥傳

劉斌授濟南新舊軍萬戸移鎮邳州病謂其子曰居官當廉正自守毋瀆貨以喪身敗家語畢而逝元史劉斌傳

張立道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書淸白之訓于公廨以警貪墨元史張立道傳

讓奉賜

張安世封富平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安世爲衞將軍兩宮衞尉延壽徵爲左曹太僕安世兄賀死無子子安世子彭祖彭祖封陽都侯賀孫霸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漢書張湯傳

劉超爲元帝所拔拜騎都尉奉朝請超處身淸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晉書劉超傳

陸納爲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晉書陸曄傳

王鎭之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鎭之少著淸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鎭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宋書王鎭之傳

源賀高宗卽位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高宗班賜百寮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

取戎馬一疋而已魏書源賀傳

張瓌齊建元元年封平都侯爲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南史張裕傳

嚴植之遷中撫記室參軍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南史嚴植之傳

楊於陵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舊唐書楊於陵傳

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新唐書韋丹傳

伯都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子賓客命爲江南行臺御

史大夫以疾固辭命以平章之祿歸養于家復賜鈔十萬緡所服藥須空青詔遣使江南訪求之伯都辭謝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今已病廢況敢叨濫厚祿以受重賜乎併以所給平章政事祿歸有司還京師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宏吉剌氏弗受曰始伯都仕于朝不敢虛受廪祿今歿矣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元史畏答兒傳）

賈居貞世祖卽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元史賈居貞傳）

烏古孫澤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涖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元史烏古孫澤傳

楊桓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元史楊桓傳

葉李授平章政事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雖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

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元史葉李傳

卻饋遺

孔奮守姑臧長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

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後漢書孔奮傳

羊續拜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後漢書羊續傳

李恂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漢書李恂傳

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

無知竊愧而出 後漢書楊震傳

楊秉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後漢書楊震傳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後漢書張奐傳

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

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宅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後漢書劉寵傳

山濤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晉書山濤傳

王恂遷河南尹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 晉書王恂傳

陸馛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畱馛顯祖不許馛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馛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 魏書陸俟傳

胡叟拜虎威將軍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 魏書胡叟傳

賀蘭祥除都督三荊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析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祥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

及以經史贈之祥辭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周書賀蘭祥傳

韋瑱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故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書韋瑱傳

謝謏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南史謝宏徵傳

孔奐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竝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

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與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南史孔靖傳

劉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南史劉懷珍傳

裴邃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南史裴邃傳

范岫蔡興宗臨荆州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錢

二十萬固辭拒之 南史范岫傳

傳昭歷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于門側遷臨海太守縣令嘗餉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 南史傅昭傳

江革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至並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篋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南史江革傳

顧協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爲舍人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三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南史顧協傳

姚察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 南史姚察傳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卲與聿修舊欵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

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愼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淸郎今日復作淸卿矣北史袁翻傳

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愼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北史申徽傳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北史梁毗傳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北史蘇瓊傳

范希朝除振武節度使加檢校禮部尚書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舊唐書范希朝傳

崔從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黨項羌有

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羣羌不敢爲盜舊唐書崔愼由傳

蔣渙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新唐書高智周傳

阿思那社尒以崑邱道行軍大總管與郭孝恪討龜茲孝恪在軍牀帷器用多設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新唐書阿思那社尒傳

韓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

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新唐書韓思彥傳

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淸吏受一大錢何異哉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絶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新唐書杜暹傳

路隋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邪新唐書路隋傳

馮伉遷膳部員外郎爲睦王等侍讀李抱眞卒伉時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新唐書馮伉傳

錢徽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徽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新唐書錢徽傳

曹彬遷西上閤門使顯德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强

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宋史曹彬傳

呂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宋史呂蒙正傳

王杲爲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贐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兩宋史王杲傳

陳堯叟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歛於民往往斷其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

宋史陳堯佐傳

王禹偁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 宋史王禹偁傳

郭勸遷兵部員外郎趙元昊襲父位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 宋史郭勸傳

楊大雅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大雅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爲歉

宋史楊大雅傳

錢勰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高麗凡餽𩞄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旣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宋史錢惟演傳

劉航以羣牧判官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 宋史劉安世傳

李昭玘知滄州罷主管鴻慶宮昭玘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

着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宋史李昭玘傳

高登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宋史高登傳

移剌道改西北路招討使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駞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貢職金史移剌道傳

張九思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九

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金史張九思傳

石抹元毅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金史石抹元毅傳

廉希憲行省荆南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愼之皆感激謝去元史廉希憲傳

曹鑑授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至元元年陞禮部尚書鑑任

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金叁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已殁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元史曹鑑傳

戒侵漁

張堪爲謁者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拜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

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後漢書張堪傳）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後漢書孟嘗傳）

黄香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

百姓爭利迺悉以賦人課令耕種後漢書黃香傳

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犢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魏志常林傳

羊篇歷官清愼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晉書羊祜傳

應詹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晉書應詹傳

庾冰進車騎將軍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

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冰天性淸愼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晉書庾亮傳）

王遜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晉書王遜傳）

李平遷司徒左長史行相州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魏書李平傳）

裴尼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謹深歎美之（周書裴寬傳）

江秉之補新安太守轉在臨海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南史江秉之傳

宗慤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南史宗慤傳

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

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南史柳元景傳

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南史呂僧珍傳

傅昭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南史傅昭傳

王洪軌爲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建武初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盜洪軌至一皆斷之南史王洪軌傳

阮卓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爲寇鈔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服其廉 南史阮卓傳

封回宣武時遷安州刺史明帝時爲瀛州刺史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慚失色 北史封懿傳

赫連達爲大將軍夏州總管性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北史赫連達傳

唐瑾燕公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江陵旣平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北史唐永傳

史憲忠徙節振武軍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入怒因與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 新唐書史孝章傳

趙憬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 新唐書趙憬傳

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新唐書盧坦傳

柳玭爲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旣食乃納直於官新唐書柳公綽傳

歸崇敬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淸德新唐書歸崇敬傳

令狐楚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新唐書令狐楚傳

李素立爲綿州刺史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粃并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新唐書李素立傳

尹知章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尙應

奪民利邪　新唐書尹知章傳

曹彬乾德二年伐蜀彬爲都監兩川平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　宋史曹彬傳

盧億景延廣留守西洛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旣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宋史盧多遜傳

畢仲游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韓縝曰如公迺可謂眞清矣　宋史畢士安傳

查道爲右司郎中知虢州卒道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宋史查道傳

曾鞏知福州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宋史曾鞏傳

賈逵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逵爲先鋒將賊潰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宋史賈逵傳

張戩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宋史張戩傳

耶律吼爲南院大王時晉主石重貴表不稱臣辭多踞慢帝親

征以所部兵從旣入汴諸將皆取内帑珍異乣獨取馬鎧帝嘉之遼史耶律乣傳

宗憲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金史宗憲傳

沈璋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金史沈璋傳

移剌子敬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爲利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爲更取民田竟不取金史移剌子敬傳

范承吉遷殿中少監從攻太原遷少府監宗翰克宋所得金珠

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髮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金史范承吉傳

高興丞相伯顏伐宋興常爲先鋒宋降興以招討使行右副都元帥入朝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停獲之物帝悅曰直臣也元史高興傳

明達

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後漢書張禹傳

肅宗時司隸校尉暹與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

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盛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曾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後漢書郭躬傳

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後漢書孔僖傳

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晉書羊祜傳

魏舒爲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